

「神理摘要」(三十)

(二七八)

人，所以会从通明界出生到现象界来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使现象界变成好人好活的世界。是好人好活，而不是人人好活。因为，要把现象界建成一个人人好活的世界，那绝对不可能，那等于幻想！原因是人的心不一样，人的所思所欲不一样。而人其所以会呈现如此状况，乃不仅受其潜在意识所存有的我执之量与种类之不同之影响而已，且又受其今生从小所处的家庭、社会等环境，以及所触的风俗习惯、道德观念、教育、思想等的影响，以至使人人之心即表面意识所具内涵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相异的结果出来的缘故。而于其中，使人受其影响较大的，还是人其表面意识的内涵，而不是其潜在意识的我执。这也就是二十余年来，肇祺一再地强调，人心重要的是表面意识，而不是潜在意识的理由所在。同样是人，然而，有的人会满足于一碗阳春面，有的人却一席丰盛的筵席也不满足。此乃铁的事实，人要有勇气承认此事实；而这，又无关于其人之有过挨饿之经验与否。人，绝非贫穷才会为恶；害人最多、最惨的，往往就是其名利权势之力够大之人！当人有勇气承认此现象界的实况的时候，也就会百分之百相信，大宇宙间的任何力量，都无法使建设现象界成人人好活的世界啦！因而，也就会觉悟，那只是痴人说梦话、那只是幻想。所以，人能在现象界做到的最伟大的工作，仅是把现象界建成好人好活的世界，如此而已。因此，人间的爱，也才以止恶为起点。然而，止恶这件事，于现象界，却很容易被人利用成「排斥异己」；而会这么做的人，又往往是其名利权势之力愈大之人愈会。多可怕的人间世！而这，无非也就是人心的我执之根，乃「自己保存」与「自我我欲」所致。所以，人脱离不开「利己」，而为了达到其「利己」的目的，当然地，就绝对收敛不了「害人」的措施、勾当。于是，人于现象界写成的历史，其主题，说穿了，无非就是：一部以「利己」与「害人」两者为男女主角的长篇小说罢了！然而，这，又不晓得有几个人有勇气承认？既然人人好活的世界无法建立，那么，好人好活的世界呢？有可能建立、建成吗？答案是：有可能。人人好活的世界是好人也好活，坏人也好活，不好不坏之人也好活，即要这三种人都好活，其难，也就在这里。好人好活的世界，却必定会与坏人好活的世界冲突。至于不好不坏之人的世界，这，容易解决；因为，这种人乃属于不容易受影响的消极者故，不至于影响其所处世界，所以，可以不去管他。于是，要建成好人好活的世界，其主要措施，即是要具必能消灭坏人好活之世界的具体内容者方行。这，要如何是好？简单地说就是：消灭坏人。但，消灭坏人，并非就是杀死其人，而是使其人没有为恶的机会，方为上策。这么一来，他就会变成一个不好不坏之人故，就可以不去理他。而要使坏人失去为恶的机会此事，也就唯赖好人去止其恶罢了；而其先决条件，就是使现象界具好人、具众多的好人。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(二七九)

好人的标准如何呢？其最低线，即是只「利己」而不「害人」。世言

「害人害己」，那却是害人为因而导致了害己之果之谓，这和这里所说的「利己」，并不冲突。这里所说的「利己」，仅是单纯的「利己」。虽然好人的最低标准，乃只「利己」而不「害人」，但，这，却以其人为「好人」而才能固定，否则他就有可能属一个不好不坏之人啦！所以，问题还是在于其人不仅不为恶，且必能为善。于是，好人的标准，就成为：能为善，却还会「利己」的状况。那么，为善即做好事，其具体内容是甚么呢？为善的基本，乃是：使人的良知显露以至常赫赫即常毕露，这，最为根本，且是最要紧；而为了达到此目标，其最具体、最有效的方法，即是实践「究竟道」。其次，就是：能常为别人、群众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着想，而做出有用、有益于别人、群众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之事来。且其事，还要不至于使别人、群众，更能满足其「利己」者方行、方正确；其实，会如此的别人、群众，无非是属坏人或不好不坏之人罢了，好人应该是不至于如此的。所以，为别人、群众着想，而做出有用、有益于对方此事，却也需要确知其别人、群众确属好人，才不至于得到反效果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其心即表面意识，若不能常为别人着想，而必能做出有用、有益于别人之事来，则他是不够格归纳于好人行列的。做有用、有益于别人之事，乃其人的表面意识在发动光明想念为发露光明行为。那么，为别人着想呢？是其人的表面意识在发动光明想念为发露光明想念吗？可是，发动的倘是纯粹的光明想念，则应该不会发露为想念才对啊！如此说来，于人其表面意识而言，「替人着想」此事，其所属类别，究竟是甚么？其实，那若只是想即只是发动想念为发露想念，则还是属黑暗想念啦！试想：「只说不做」，就会被人讥笑，何况是「只想不做」！那岂非会更加被人讥笑？这只奈何他不说出，一般人就不知其所想为何罢了。所以，「替人着想」，乃只是想即只发动想念为发露想念而已，所以，是属黑暗想念，而不属光明想念。于是，当一个人其「利己」之心愈淡化，则他也就愈变成为好人。然而，一个人要淡化其「利己」之心，却除了增长其「利人」之心，来做「利人」之事一途外，别无他途可循。因为，人心即人其表面意识的能力、作用，乃仅如此罢了。且当一个人愈能做出利人之事，即愈能发动属利人之光明想念为发露利人之光明行为，则其「利己」之心，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弱甚至消灭。如此，则其人也就会成为一个好人。这也就是说：当一个人于其日常生活里，「利己」与「利人」之事都在做，且不做坏事即不做「害人」之事，则他就堪称为一个好人。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（二八〇）

由于人其我执之根之一为「自己保存」故，人，就很容易表现出保护自己的言行。其实，一个人在保护其自己，那，绝对不能算错，问题是在：他所保护的自己，究竟是其自己的甚么？且他所以要保护的动机，又是甚么？这两点上。设若他保护的是其自己那空洞的「面子」，则那绝对不能说是对；又，倘他所以要保护自己的动机，是为了掩饰其所为之恶，这，当然也就不能说是对啦！而人之所以会有这种保护自己的现象产生，乃都由他的我执之根之一的「自己保存」所导致

者。一个人，其保护自己的言行，倘表现自其良知，则他所保护的其自己，一定是其以往的真实的言行，而如此做，也就等于在保护其人的尊严故，这，绝对是对；而他所以保护自己的动机，也就成为在维护事实、维护真实，而这，扩而大之，则可说等于在维护存在于现象界、大宇宙间的真理、神理，所以，是绝对正确、绝对对。然而，于人间世即现象界，人在保护其自己，却表现自我执之根之一的「自己保存」者为多、为其大部分。于是，其动机，也就以为了掩饰其所行之恶者为多、为众。这是事实！因此，人，也就很容易把自己当做好人，尤其是自认为未曾做过甚么伤天害理之人。此乃很大的错误！试想：人，是因做了坏事，才被称为坏人的；如此，则一个没做过好事之人，怎么就可以称做好人了呢？倘可以，则其人不也就可以称做坏人了，因他，其实，顶多也是属一个不好不坏之人而已啊！未曾做过好事，就可称做好人，则未曾做过坏事，怎么就不能称做坏人呢？所以，这么地就认为好人，这，有道理吗？当然是没道理啦！然而，于人间世里，这种人岂不是很多？是的！很多，很多。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因为，即使是一个属不好不坏之人，其实，他，很可能是一个坏人，其理由是：他认为的坏事、恶，乃只是大到一般认为的伤天害理者罢了所致；他并不觉得说谎骗人是坏事，也不觉得顺手牵羊人家的东西是坏事，更不觉得游手好闲也是坏事啦！人，就是这么地缩小恶的范围即坏事的范围，以至即使他未曾做过好事，却也把自己当做好人起来的。其实，即使不提其它的，只提说谎骗人，则它已属欺骗，这，怎么不是坏事？而于一趟人生当中，一个人究竟又骗过人几次？仅一次之人，恐怕就很少了罢？这样，人，却还不会觉得他为过恶即做过坏事呀！现象界人，即是如此的存在！有了此实况，人，当然地，就未曾做过好事，也敢称做好人起来。这，绝非一件可喜之事，而是一件可怕之事！而其所以可怕，乃由此而致使一个人，变成一个极不承认自己过错的存在。试想：连自己的过错都不承认，则其人怎么会去改过？而不改过，则他又怎么有好起来的可能？这是人的悲哀、人类的悲哀！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（二八一）

人间有「事在人为」这一句，而这一句话，很多人晓得，也有不少人在使用。虽如此，人所注目、注重的，却以「事」为多，至于「人」，则除了做坏事到犯国法之人，治安人员会注目、注重以缉捕其人者外，事实上，很少人在注目、注重。此乃人间世的一大怪事！「事」，既然是「人」所为，而神理的骨干又是秩序，则为甚么很多人、很多场合，人都只在注目、注重「事」，而不注目、注重「人」呢？这，怎么不令有心人觉得是件怪事？这里所说的只注目、注重「事」而不注目、注重「人」，乃在强调：「事」是「人」做的，那么，要预防不做坏事，希望所做之事必有用、有益即有利于人甚至群众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，则社会、国家、世界，怎么不注重起把人改革成好人为急事，而只在论某件事做得好、某件事做得坏，或某件事该做、某件事不该做等而已？这，岂非会使人觉得奇怪？试想：既然「事在人

为」，则坏人怎么会做出好事？无其才能之人，怎么能做妥其事？又，「人尽其才」这一句话所说之「人」，乃具其才能之人呢？或不具其才能之人？难道说的，会是把不具其才能之人胡乱发挥其才能，说做「尽其才」其「才」乎？不可能罢？「成事」所依的，应该是人其真才实力才对罢？那也就是「人尽其才」之「才」才好啦！而关于做好事，却也要属好人之人，才具其为善之「才」即真才实力，才做得成好事呀！否则，谁有把握做得成？于是，于人间世，倘无人注目、注重人须成好人此事，则社会怎么能安宁？国家又怎么能安泰？同样地，于人间世，倘无人在注目、注重人其真才实力，则社会又怎么能繁荣？国家又怎么能富强？所以，说穿了，岂非还是「人」比「事」，须更为优先、更为重要才对？而在此实况下，当今的世界，究竟有多少百分比之人，在注目、注重「事在人为」之「人」呢？而其所注目、注重之「人」其人，是否可说绝大多数人所注目、注重之人，皆仅属无关于好人、坏人、不好不坏之人之「人尽其才」其「人」而已？而这事实，且又有几个人在关心？而在少人、无人关心的实况下，要使社会安宁、国家安泰，则岂非唯有靠国法之力而已？而即使真的仅靠国法就能解决，则也要靠执法者一定公正、无私、不阿才行啊！那岂非还是要靠好人之谓？否则其国法又有甚么用？所以，要把现象界建成好人好活的世界，则当今还属渺茫之事啦！然而，这，却只是渺茫罢了，并非不可能，亦非属幻想！只要有朝一日，人间世的大多数人，真的觉悟：人，应该成为好人，于是，有权力之人，就去充分地动用「人尽其才」之「才」，仔细研究出可行而有效的办法，来确实实改革人心、人，成为好心之人、好人，而取得人间的大多数人都好人的效果，则好人好活的世界，也就必能建成啦！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（二八二）

人，无论他存在于通明界或现象界，他都必须过群体生活；这也就是说，人这种生命个体，乃必定存在于社会里。于是，人，就必定成为其所存在之社会中的一员。而这，又才是人其存在的正常现象。于是，人也就必定会受其所存在之社会的影响。另一方面，社会，乃以人做其组成的骨干故，人，却也必有影响其社会的可能；然而，这一点，却往往仅止于理论而已，事实上，则不然。为甚么会这样？其答案，简单地说就是：以个人之力，要影响群众，乃绝对比以群众之力，来影响个人难得太多的缘故。但，实际社会，却又不是这么简单。原因是：实际社会，其形成该社会的种种，乃由政府支配着所致。于是，在政府之下的群众中一员，要影响社会此事，也就变成几乎不可能。若说有可能，且是绝对有可能，那就是唯有亦把政府算在社会里，而其群众，又包括上政府官员，且将政府官员中具最大权力者，也当做其群众中的个人一途罢了。如此，则权力最大者其个人之力，就必定很容易影响其群众即其社会甚至其国家啦！这一点，相信读者也会觉得那是很当然的。当权者，其影响社会之力最大，此乃当今的世界的事实。然而，问题却是：当权者想影响社会的，是以甚么为其主要内容之点罢了。譬如：当权者决心要除尽贪官污吏，而也付诸实现了

，则其社会上，怎么还会存在官商勾结的歪风呢？然而，这，却需具一个条件，即当权者中的权力最大者，确实为两袖清风之人，这也是说，确实是一个好人，不然，他本身有其弱点，则他怎么敢、怎么会、怎么允许其有关单位去做此事？由上述而可知，世界上之人中，最需要是好人的，就是当权者即政府官员。当权者是好人，则好人好活的世界，必定得以建成；当权者是坏人，则不仅好人好活的世界无望建成，且其当权期间形成的世界，又很可能就是坏人好活的世界。于是，生为人，其最不可忽略的，就是人！因为，人间世的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以至世界，其主要成员，即是人。所以，当人忽略、不重视人之品格、为人即必须属好人，则即使多重视「人尽其才」中一般所说的真才实力，却也很难建成好人好活之世界的。「乱世」的定义，即是好人不好活的世界；此乃对「乱世」的最恰当定义。生为人，必须使其心充满爱、充满无私、无偿即奉献的爱，来爱别人、群众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。而这，也是人活天地间，所必须具的觉悟。人，就是不具此觉悟，才会活成不好不坏之人甚至坏人的！而这，又因为，人，无论是谁，应该都脱离不开与别人、群众、国家、世界之关系所致。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（二八三）

以一个正常人而言，于其一趟现象界人生当中，他的要求其最低标准，应该是「安居乐业」才对；而这，又不管其人所属社会层次之高低如何，亦如此，方为正确。然而，事实上，人却非都如此！因为，事实上，活在实际社会中之人，以人对其人生之要求的最低标准「安居乐业」来分，却可分成三种人：一是只顾自己能「安居乐业」就好之人，一是希望别人也都能「安居乐业」之人，一是希望自己及其同路、同党、同伙能「安居乐业」，但不希望其余之人「安居乐业」之人。这也就是说：存在于社会中之人，有的人，无论其能力如何，他都只顾自己而已；有的人，其能力足够及于别人了，于是，他就关心别人、爱别人；然而，有的人，却其能力足够及于别人了，于是，他就善待其同路、同党、同伙，而虐待其余之人。而由于人之存在，脱离不开社会，所以，人也就非过其好活或不好活的实际人生不可，即使他是一个原本想只顾自己能「安居乐业」就好之人。而影响一个人其「好活」或「不好活」的基本因素，虽是经济，但，经济却不一定就是使人觉得「好活」或「不好活」的决定性因素。因为，寒家也有寒家乐，而「乐」，又必由「安」而生，不安，何乐之有？不安，则即使经济好，其所过的日子，又怎么能算是「好活」？于是，「安居」，其实，也就包涵了十足的「自由自在」其「自在」的意味了。而「乐业」其「乐」，当然也须由「安」而来，并且，其「业」，又何仅局限于一般所指的一个人其「职业」其「业」而已，应该又是一个人其所致力在做之事，都包括于其中了才正确；因此，「乐业」，也就包涵着十足的「自由自在」其「自由」的意味了。这么一解释，相信读者就会明白：「安居乐业」，其实，乃不仅一个现象界人，于其一趟人生里所要求的最低标准的东西而已，且是其一切才是啦！而

这，即是人能「好活」的唯一具体内容。人活天地间，尽其一辈子所追求、所致力，应该就是其一己的「安居乐业」，以至别人、人人的「安居乐业」，如此而已！然而，人却不可因此而扰乱甚至毁灭别人、人人关系着其「安居乐业」的种种！而倘发生了这种事，则也就是人最该当以堂堂正正的态度，来止其恶的时候啦！人间的战争，应该除这种状况而外，绝对不发生，才正确。所以，大到一国之侵略他国，那无非也仅属上述，希望自己及其同路、同党、同伙能「安居乐业」，但，不希望其余之人「安居乐业」之人，其同类者罢了。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（二八四）

有志、有力建立好人好活的世界之人，于其建成此世界过程中，具一个很大禁忌，那就是：使好人觉得「不安」。「安」乃人其「乐」的底线，无「安」、不「安」，则那里有「乐」可言？而人所以会「不安」，乃由「怕」即「恐惧」。且不管其恐惧的具体内容是甚么，它，都尽可归纳于会减低或失去其「安居乐业」状况者，而这，又不管是使其精神上如此或物质上如此。然而，从其物质上看，虽属不安状况，但从其精神上说，却有不会使其人不安者；这种状况，乃往往于着手建立好人好活的世界初期，必会发生在从事者其人人身上的实况。因此，他们才肯做出连生命都愿意抛出的不朽作为出来；而这，由清末民初尔来的革命烈士、革命家的表现，就可看得很清楚。这也就是说，人，能于为了建立好人好活这种伟大事业的初期、初阶段，其人虽尚不能「安居」，却也必能做出「乐业」来。因为，这种「业」，使其人「乐」于去做！这也是，革命事业的所以堪称伟大之处。其实，在此「乐业」当中，从事者，应都不具这里所说的「不安」。因这里所说的「不安」，其最典型的，即是：被暗害、暗杀，或被戴上莫须有的帽子，而被明害、明杀甚至及其家族、朋友！然而，很多以往发生的事实，虽然，可说只是为了建立人人好活的世界罢了，那并非针对着为了建立好人好活的世界过来，但，于其建立一个新状况的世界时，倘建立者是一个好人，则并不能说其「人人好活」之中，不具几分的「好人好活」意味的。这，应该是事实。然而，倘他是一个坏人，则他致力于建立的世界，当然就是：他与其同路、同党、同伙好活的世界罢了！于是，其志，就变成野心，其力，就成为阴谋！如此，则当其新的世界建成时，老百姓的「安居乐业」，还是很成问题的，不管其生产力多大、其经济多发达，那，要使好人都真的能「安居乐业」，则还是具一段很长的距离。所以，到头来，不得不使人注目在其国法的严厉度与公正度的问题上。国法，应该都具一定的严厉水平，才正确。于是，最后，促人注目的，也就只剩下执法公正与否之点啦！然而，于动到国法之前，却须先有犯法的案件产生才行。而犯法的案件，却又关系着两方面：一是有人做出犯法之事，一是治安人员拘捕到了犯法之人；若非如此，则那里会有能送到法院的犯法案件之存在？而既有了犯法案件，则执法者，也就成为绝对需要的存在啦！于是，接着，也就须论到执法者是否公正、能否公正的问题。当今世界上所存在的执法状况，不知是否有其执法者绝对是公正、绝对

能公正的国家？这里所说的，当然指治安人员所拘捕到的，皆为真凶而言的，倘仅是胡乱抓一个替死鬼，来草草结案者，则那等于没有法律之野蛮国度所为之勾当，又何须在这里提及？虽尚有犯法案件，但必定能破案，而将其案件送到了法院，又执法必定是公正、必定能公正，此乃能建成或改革成好人好活的社会、国家、世界，其一个有效办法。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（二八五）

人，活在天地间，其理想，往往只归理想，而永难有兑现之日。其所以如此，乃因人所想之事其内容，无非只是在其心即表面意识盘旋时容易，而要把它现象化即做出来使人人都感知得到的具体存在，乃由于想念与现象所处世界其次元之不同，以至成为一件极为困难之事所致。这，正是「主观」与「客观」之所以难于吻合、一致的原因所在。人，在其心里想，从其心想出，即其表面意识在发动想念为发露想念，从其表面意识发动想念为发露想念所得结论，这，乃皆属一个人其个人「主观」的内容、结论罢了，它，并非、并未现象化成存在于现象界即人间世的实际东西，来使人人都能感知得到它、认识得清它，所以，由于它并非「客观」的存在物故，当然地，也就不能使人以「客观」态度，来认识它啦！现象界人其表面意识中的供发动想念用生命能即发动生命能之质，乃同于殊业界以上诸世界之构成生命能故，现象界人的想念其存在，乃等是存在于九次元以上诸世界的东西，但，由现象界人所想出的想念内容，现象化成了存在于三次元世界现象界之存在、物，则其间，必须至少降低六个次元的世界状况。此乃现象界人发明一件东西之所以困难的根本原因，而这，又正是理论与实验、理想与现实之所以难于吻合、一致的根本原因。但，这一点，却是长被现象界人所忽略过来者。而这，却亦为「主观」与「客观」之难于吻合、一致的根本原因。人，就是长忽略这一点过来，于现象界，有的人，也才会否定「冥冥之力」的存在啦！然而，人间世的理想与现实之难于吻合、一致，而这，又等是使人其理想难于付诸实现，其因，却不仅上述具相差至少六个世界状况其次元差而已，其外，却尚有由存在于现象界的阻碍、障碍所导致的原因。而此原因，则除了所谓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外，其极大部分，乃被名利权势之力大之人，所搁置、所抹杀所致。并且，当其理想愈为有用、有益于更众多之人，则往往要付诸实现该理想之阻碍、障碍，也必显得愈大。「好人难做，好事难成。」的人间感慨，即由此而产生！此，非人类之悲哀、世界之损失乎？但，人间世，却倘高呼起「自由」，就很容易得逞。怪的是：那在高呼「自由」之人，其大部分，却都不是失去「自由」之人，而是获得太多「自由」之人！且其「自由」的内容，又仅局限于扰乱社会秩序、破坏国家安泰，即威胁人民之「安居乐业」者罢了。这不是人间世的一大怪事，是甚么呢？那么，于社会上、国度里，做有用、有益于人人之事，就会被搁置、抹杀，做威胁人人「安居乐业」之事，就容易得逞，这种世界，究竟是甚么样的世界呢？这，岂非已可属坏人好活的世界了？是的！可以这么说。不然，要怎么说

？人间世的社会演变，其实，乃具其一定规律，而这种规律，仿佛都由好而变坏，再又从坏变好。然而，却总是由好变为坏的速度快，而其已变坏了的时间必拖长，之后，从坏又变为好，则又须大费周章地极为困难即其速度乃显得很慢。而其好到坏的过程，又恰如一杯刚沸腾过的开水，放置于桌上，就会降低其温度到同于该室温般地自自然然。于是，现象界的社会，就像现象界的自然现象般地，难于常保持沸腾即后的摄氏一〇〇度啦！这，其最根本原因，乃在于人心的堕性。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（二八六）

「福」、「福气」、「享福」、「福中不知福」、「福星高照」等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「福」这个东西，古来就成为人人所向往，且又属个人所该拥有的极有价值、极可贵之存在象征。然而，若问：「福」，究竟是甚么？却又少有人能立即答得清清楚楚。因为，「福」所代表的具体内容，会随人而不同：有的人把它当做荣华富贵，有的人把它当做儿孙满堂，有的人把它当做长寿，有的人把它当做健康，有的人把它当做奇遇，有的人把它当做逢凶化吉，有的人把它当做无灾无祸等。其实，「福」这个东西，倘一个人能臻于「知足」心境，则对他来说，乃甚么都是「福」啦！然而，要一个人能「知足」，却需要其人能「感幸」，才有可能。也因此，「幸」与「福」，才会被人依其序而连起来说「幸福」的。中国词句的妙，就在这里。「知足」，绝非消极；「知足」，乃唯有常能「安居」的勇者，方表现得出的行为。而此时的「安居」，亦含有「随遇而安」之义。且从另一个角度说，「安居」，岂非也就是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」其大丈夫胆识？如此说来，即可知「知足」其积极性啦！再者，人能「感幸」，必由其人具习惯于「感谢」之心，方有可能，方才属真。一个从来连父母养育之恩，都没感谢过之人，说他会「感幸」，那实在太过于牵强，那，无根、无由、无端！自然给人之恩，只阳光、空气、水三者就很足够；人间给人的恩，则从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志到人人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，其恩又何止百样？而这，一个人尽其一生报得了否？在此实况下，倘一个人尚不具感谢之心、不知感谢、未曾感谢过，则他怎么能「感幸」？怎么有可能「感幸」呢？于是，由「感恩」而「感幸」而「知足」三步骤，就成为一个人要获取「知足」心境所需的历程啦！而这，又可这么说：一个人倘真的在「感恩」，则他必表现出「报恩」的行为；而一个人倘真的会「感幸」、常在「感幸」，则他必成为一个「知足」之人。有道「知足常乐」，则其「乐」的具体内容，又是如何呢？只是快乐而已吗？不！其「乐」，即是「乐观奋斗」。因此，「知足」才属积极。且其「乐观」，乃由「看得开」；其「奋斗」，乃为了人人的「安居乐业」！所以，「知足常乐」这句话，古来才被归类于人生之福；而「知足」这种人生态度，古来也才被归类于人生之善。「福」这个东西，虽带一点儿形而上意味，但，其实，如上述，其随人而异的「福」的内容，却皆为具体而实际者。人，于其一趟人生中，对事应该积极而不可消极

，此乃绝对地对、正确。然而，「知足」这两个字，却很容易被误解为「不进取」的消极！其实，人所以会如此想，乃因他不明「知足」其真谛，且又没尝过「知足」其醍醐味所致。「知足」，绝不属「静」；「知足」，乃于其中含蕴着无穷之力，在抗拒着无谓之动之动。正如「不取」二字，可说意味着不进取；然而，倘其「不取」之措施是「不取之无道」，则其「不取」之力，乃绝对远比「取之无道」之「取」大得很多。而这，又等是一个人要能不败节之力，乃绝对远比表现出败节之实际行为者其所出之力，大得很多般。像这样，于一个人看起来仿佛是无所表现、无所作为之中，其实，其所付出之力，已远超过在付诸实现者其所付出之力大得很多的例子，对一个人来说，于其一趟人生当中，乃很多。这，怎么能说不是「动」？当人忘却此事实、不理此事实，则其人也才会轻易地给人家戴上「消极」的帽子的啦！这种作为，很不科学，而那都仅属「主观」！尚且，这种人，往往又都属不知「客观」为何物，或从来没「客观」过之人。而一个人倘为只有「主观」而不具「客观」，则「感恩」、「感幸」、「知足」等事，就早已变成与他存在于不同世界的东西啦！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（二八七）

现象界即人间世中，由人所形成、构成的一切，无论团体也好、社会也好、国家也好、世界也好，其存在，就正如任何建筑物般，须把其基础、地基打得好，才能确保其稳固。此乃不容否认的事实。那么，由人所形成、构成的团体、社会、国家的基础、地基，是甚么？其最主要的，就是好人。当然，坏人的团体，则其基础、地基虽以坏人为主，却也有可能呈现出得以确保其稳固的事实。然而，在「邪不胜正」、「正必胜邪」的大宇宙报偿法则其自然规律下，它的稳固，无非也仅属一时性者罢了，要确保长期，则绝对不可能！因此，人间也才有「楼起楼塌」的慨叹、惋惜的存在。于是，由人形成、构成的团体、社会、国家等组织，无论其家训、章程到宪法列得多详尽、多实际、多妥善，倘该组织不是以好人为主做其基础、地基，则要发挥其宗旨出来，乃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。加以人之好坏，若不到其人生的紧要关头，又使人难于明辨出。于是，没有贪污的机会临其头，不晓得其人会贪污，没有背叛的机会临其头，不晓得其人会背叛；没有出卖同伴的机会临其头，不晓得其人会出卖同伴等，非到其人生的紧要关头，谁能一清二楚一个人之属好、属坏呢？而到紧要关头了，才明辨出一个人的或好或坏，这，有甚么用？这，岂非仅留下「后悔莫及」、「悔不当初」等词句罢了？而一个人其所以一到其人生的紧要关头，就会贪污、背叛、出卖同伴等，这，可不是以其人能受名利权势所引诱为直接原因？是的！唯如此！那么，对此而要防患于未然，则该当如何？答案是：使人能澹泊于名利权势一途而已。说到「澹泊于名利权势」，或许，有人就会以为：那是消极的人生态度啦！若是消极，则它就一定比「沉沦于名利权势」更容易做到才对罢？那就请他做做看！做做看，他就会明白，要做到「澹泊于名利权势」，绝对比要做到「沉沦于名利权势」困难得不止十倍啦！如此，则难于做到的，

怎么会比容易做到的「消极」呢？难道考取一流大学之实力，会比考取二流的消极、低能、无用？不会罢？人，所以会把「澹泊于名利权势」之人看做消极，乃他把「澹泊于名利权势」之人，当做「不管、不会去管人人、社会、国家」之人所致。这，岂不是天大的误会？人，岂非澹泊于名利权势，其「取」，才必只限于「有道」？那不就才是好人？是啊！那他怎么会有机会贪污就贪污呢？不可能！而他，又怎么会因名利权势之引诱，就背叛组织、出卖同伴？不可能！再者，澹泊于名利权势之人，又不须花费脑汁即心力、时间，去谋获取更大名利权势所须之周章故，岂非更有精力、时间，去做有用、有益于别人、群众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之事？是啊！怕他精力、时间是较有，不错！可是不一定去做吗？这，不会！因其私心绝对比沉沦于名利权势之人，轻得太多、太多呀！怎么会不去做？如此，则其人怎么会属消极？人，绝对不可以把非属恶者，只因自己做不到、没兴趣，就做出排斥异己之表现的。那绝非一个人该做之事，即使他是一个坏人，其实，却也不该！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春季号

（二八八）

当今的世界，很多人在争取「自由」，但，其中的大部分人，却以藉争取「自由」，来煽惑民众成其同路人，以遂满足其野心、完成其阴谋的「乱来」勾当。其实，生活在一个并不存在奴役制度的社会、国度里之人，倘他是一个守法的良民，则他绝对不会觉得，国法、制度的束缚才正确的。因此，这种人，于其环境里活一辈子，并不会使他觉得不自由的状况发生。此乃很当然之事。于是，在表现争取「自由」的种种举动、措施之人，乃一定其想做、要做之事，与国法、制度相抵触、冲突，才会做出像在争取「自由」之模样的举动、措施来。于是，这种人，就必恶评东、恶评西，而做出种种破坏性之事，并以暴力煽动、恐吓、威胁一般老百姓、良民，仿佛非成其同路人，就要使不好活般，来扰乱社会安宁。而倘这种争取「自由」的方式，是出自政府许可其正式成立的团体，且对这种暴行，政府治安人员的治安方式，又只受其暴力攻击而不还手，任其嚣张，则这怎么会是人间世该发生之事呢？难道如此的治安方式，才足以显示确实是民主、自由的风度？这么一来，岂非就成了良民与警察都不好过，而只有那一群「乱来」者好过的局面？堪悲！示威争取要做甚么、非做甚么不可的「自由」，这种勾当，往往就是该团体中的内圈几个人，想获取到其自私的名利权势尤其是权与利，所演出来的把戏罢了！他们那里在为别人、人人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着想、致力呢？至于其同路、同党、同伙，岂非也都因迷惑于他们所开出的名利权势之价，才变成其同路、同党、同伙的？这，是否如此，其当事者，扪心自问就晓得啦！这，当然，读者也可以想象得到啊！被极权统治下的人民，会争取「自由」；被奴役的群众，会争取「自由」；其实，真的符合争取「自由」的状况，乃不过如此罢了。当然，若要把其争取「自由」间接化，则尚有被剥削的群众，会争取合理待遇或合理工作时间的「自由」；被愚弄、欺骗的群众、人民，会争取明白真相的「自由」等。然而

，当今的世界，在做示威运动以扰乱社会安宁的团体、群众，真的有什么为了争取上举内容的「自由」者吗？几乎没有罢？只在被几个野心家的自私阴谋所煽动、迷惑，而藉此机会，也来发泄其一己莫名的不满而已的为多罢？而在此实况下，被那些野心家之阴谋耍得最惨的，即是学生等年轻人啦！试想：最在关心、最在爱他们、疼他们的，岂非就是他们的亲生父母？是啊！如此，则平时连其父母的话都不大听、不听之人，怎么会去听那些野心家的话，而中其阴谋，而被利用，而毁自己的前程呢？有的，却也读到大学了，怎么还那么傻呢？这，不要说其父母如何痛心啦！连与他们非亲、非戚、非朋、非友的有情人，却也会为他们可惜啊！说穿了，当今的世界，就是有很多藉世界潮流的「自由」，而利用争取「自由」，来逞其一己之私，以一劳永逸其一己之名利权势的野心家，「自由」两个字，才变成为「乱来」的。堪叹！

「光华杂志」88期 1997 春季号